

闽南文化资料丛书

渡江书十五首

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所

李熙泰 收藏
李荣 序
编者不详

厦门大学出版社

渡江书

十五音

李熙泰 收藏
李荣 序
编者不详

闽南文化资料丛书（四）
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渡江书十五音/佚名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3. 9
(闽南文化资料丛书)

ISBN 7-5615-2045-X

I. 渡… II. 佚… III. 闽南话-韵书-中国 IV. H17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1673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三明地质印刷厂印刷

(地址:三明市富兴路 15 号 邮编:365001)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0.25 插页:4

印数:1-1 100 册

定价:5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闽南文化资料丛书》总序

闽南文化是指以闽南方言为其最基本特征,产生于福建漳、泉、厦闽南地区,流传于闽南、台湾、东南亚闽籍华人聚居的地方文化。闽南文化也有人称之为“闽台文化”、“河洛文化”、“福佬文化”和“闽南方言文化”。

闽南原本居住的是古百越族。晋永嘉年间中原汉族开始大批移民闽南。以后,唐总章年间陈元光父子开漳,唐末王潮、王审知开闽,又带来大批中原汉族。中原这三次大移民,带来了大量的中原文化,尤其是陈元光、王审知又掌握了闽南的政权,对中原文化在闽南的推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闽南文化,正是在从晋到唐、五代播传入闽的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孕育起来的。

当然,在开发闽南的过程中,包括在征服平定所谓“蛮獠”,即闽越土著的过程中,进入福建的中原文化不可能不受闽越文化的影响,不可能不汲取其文化的营养,比如闽越人对海洋的知识,对闽南气候、物产的知识等等。这样,在尽心留存中原文化特质的同时,便开始了细微的变异。因此,应该说闽越文化是使北方来的中原文化产生变异,并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闽南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新的地理环境带来的新情况不能不影响文化的变迁发展。

五代虽然只有几十年,对闽南文化的形成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原军阀割据战争,福建偏安东南,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又大力发展了对南洋的海外贸易,财力大增。当时相继统治闽南的王审知父子、留从效、陈洪进三个集团,将闽南变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经济区域,避开了兵祸,发展了生产和海上贸易,使闽南的经济获得巨大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闽南文化在留存中原文化、融会闽越文化及吸纳南洋文化的基础上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首先是闽南方言。一方面,由于安定的环境,闽南较好地留存了上古中原汉语至隋唐中古汉语的语音,主要以中古隋唐中原汉语语音为主;另一方面中原则由于北方各族的入侵、混战、融合,中原汉语至宋代已演变为宋音,与隋唐语音,尤其与晋代中原语音有了较大的差异。再加上闽南方言又吸收了一些闽越族的语音,在同海外诸岛国交往中,也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语汇和吸收一些外来语汇、语音。这样,从晋开始,经过隋唐五代,终于演化发展而形成闽南方言。闽南方言的形成,对闽南方言艺术和口传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也对闽南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其次是闽南物质生活习俗的形成。在闽南这个地理环境中,饮食习惯、建筑风格、交通工具、衣着服饰等等,中原迁来的移民不能不有所改变、有所适应,并在历经数百年之后,终于形成独具特色的体系。

民俗本来就是因地而异,闽南的地理环境特殊,其民俗自然形成了许多独特之处。既有从北方中原带来的习俗,更有在新的环境中产生的民俗。如祈风之俗,便是因远洋外贸而兴起的民俗。像至今尚存的“送顺风”、“脱草鞋”之俗,当也是在那时对外交通发达的时期应运而生的。总之,到此时,闽南已经产生了许多独特的民俗。

佛教的兴盛带来了许多佛事,也就带来了迎神赛会的阵头,推动了民间歌舞、游艺的兴起。在闽南音乐中,如南曲里,就有许多佛曲。至于对建筑艺术、雕塑艺术等等的推动,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说有唐一代,闽南文化还在不断汲取中原文化的营养,而尚未完全成型,那么,经过五代这一重要的发展时期,闽南文化已经是完全成熟了。

闽南文化的大发展乃至走向鼎盛是在宋代,同泉州刺桐港的兴盛,并逐步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是基本同步的。

宋代,闽南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很快,特别是茶叶、荔枝、甘蔗、棉花和占城稻等的种植面积大为发展,造船、制瓷、丝织、五金、食品等业更有长足的进步。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对外贸易自然也获极大的发展。

北宋中期,当时闽南的中心泉州已经发展为全国六大都市之一,而对外贸易也仅次于广州。泉州开港不到40年,宋朝就被迫放弃北方,偏安东南,在临安建立南宋朝廷,整个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之南移。这时北方的陆路通商濒于断绝,东南海上商路则畅通无阻,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就是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是“陶瓷之路”)。东西方贸易中心路线,已从陆地转移到海上,宋代的陶瓷,成为连结东西方的主要媒介。而泉州距首都临安比之广州要近一半的路,又是宋王朝南外宗正司所在地。泉州的外贸已成为南宋财政重要来源。宝庆元年(1225年)赵汝适在泉州提举市舶司,写了《诸蕃记》,记录了当时与泉州有贸易交往的58个海外国家的情况。可见当时泉州经济贸易的发达繁荣。到了宋、元之交,泉州港已超过广州,与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两个最大的港口。

在这样的背景下,闽南文化获得飞跃的发展。在经济政治地位大大提高的情况下,闽南人充满了自豪和自信,表现出高度的想像力和创造精神,完成了许多史无前例的伟大工程,创造了许多灿烂的文化业绩,写下了闽南文化最为璀璨夺目的一页。如泉州的洛阳桥、安平桥、东西塔,以及高超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等等。

这些伟大的创造,至今依然照耀后世,并已成为中华文化化的骄傲。透过这些创造,我们可以看到闽南文化最为闪光耀眼的精神。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集孔子以降思想文化和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的朱熹,24岁初出茅庐,即于绍兴21年(1151年)首任同安县主簿达5年之久。其间在闽南各地讲学、旅游,对闽南的文化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也有人认为闽南可以说成是“朱子学”的开宗圣地。

再如香火延续至今的妈祖、保生大帝等民间信仰,都创

始于宋代。

总之,由闽南方言、方言艺术、口传文学、民俗、民间信仰、民间技艺、民间医药、物质生活文化等构成的闽南文化总体格局,至宋代基本定型。其后的发展固然有一些变迁和创造,但都未脱离这个总体格局的大框架。

元代,泉州港虽然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港口,其海上交通与经济发展也达到了最高峰。但是,统治者实行的军事专制和严厉的民族歧视政策,使闽南文化不但没有与经济再同步发展,反而遭到很大的摧残。不过,大量的外来文化,也给闽南文化注入了新的因素,使其更具开放性。元亡之后,居住在泉州的大批外族人隐姓埋名流散闽南各地,并逐渐与汉族通婚,从汉族,同时也将其本身的文化融会于闽南文化之中,使闽南文化获得了新的营养。

明成化后,闽南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往台湾、南洋拓垦的人日益增多。17世纪20年代末,郑芝龙招募闽南数万灾民开垦台湾,这是汉族大规模开垦台湾的开始。这样,也就把闽南文化大规模地传播到台湾。17世纪60年代初郑成功收复台湾,郑氏父子统治台湾23年,郑军多为闽南子弟兵,闽南文化更深入地传播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复台。台湾隶福建省,设一府三县。虽然清政府有禁止渡台之令,但闽粤沿海居民却自发地不断偷渡,而且持续200多年未曾停止。使台湾人口到1893年达到近300万。而其中的百分之八十几是闽南人。这样闽南文化就很自然地播迁到全台湾。

另一方面,闽南人自明、清至民国,始终不断下南洋,“做

番客”,或者被骗去当“猪仔”。他们主要聚居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据《南洋年鉴》(1951年)的资料,闽南华侨占菲律宾华侨的85%、印尼华侨的46%、新加坡华侨的39.6%、马来西亚华侨的31.6%。这样,闽南文化很自然地也就传播到东南亚这些闽南华侨华裔的聚居地。于是形成了以闽南方言为其最基本特征,涵盖闽南、台湾和东南亚闽籍华侨、华裔聚居地的闽南文化区域。

作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一个子系统,闽南文化的内涵同样十分广博。文化是人的生命活动发展的特殊方式,针对自然创造了物质文化,针对社会创造了制度文化,针对人自身创造了精神文化。广义的文化,大致就包含了这三个层面。

在任何文化模式中,首先接触到的,当然是物质文化。闽南文化在物质文化层面上,与中华文化中的汉文化基本一致,如着汉装,用碗筷吃饭,以稻米为主食等等。与此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八大菜系中闽菜就不同于川菜、淮扬菜。闽菜中的闽南菜与福州菜又有诸多不同。再如建筑,骑楼为北方所没有,闽南的基石红砖大厝更具独特风格。早年闽南的海船称为“福船”,独树一帜,名闻海外。还有闽南民间工艺,从竹编、石雕到德化瓷,数不胜数。可见,闽南的物质生活文化是非常丰富并富有特色的。

在制度文化层里不仅包含了制度,而且包含了制定维护这些制度的机构,并且还包含了更为深刻的民间制度:以礼俗、民俗、风俗形态出现的见之于动作的行为模式。这种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往往具有很大的约束力,甚至官方的制度在它面前往往也表

现出极大的无力感。一个时代的文化既集中体现于该时代的思想理论体系,却也广泛地展现于当时的各种社会风尚。因此也有人将其界定为介乎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之间的行为文化层。当然也还是可以将它视为一种制度,一种没有用文字规范,也没有固定明确的执行机构,但却具有更自觉约束力的制度。

闽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没有独立于大系统之外的制度,但是,它却有着极其丰富的以礼俗、民俗、信仰形态出现的,没有文字规范,也没有固定明确执行机构,但却具有更自觉约束力的民间制度。即人们常说的闽南民俗、闽南民间信仰民俗和闽南家族制度。

在文化结构模式的内层,就是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积淀孕育而出的精神文化,或者称之为心态文化。

心态文化又有浅层心态文化和深层心态文化之分。浅层心态文化指的是经由文化专门家创作加工,注入丰富个性色彩的种种社会意识形态,如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及文学、艺术思潮等。浅层心态文化基本上已经是比较完整地物化为文字、著作,存在于人们的意识思维活动中。

深层心态文化则是由历史长期积淀,缓慢形成的,潜藏于大众生活中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这是一种感性直觉的“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难以被自觉把握和运作,从而具有顽强的稳定性和延续力,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的变更也不一定形成直接而迅速的对应效应,历时悠远而情致不衰。这就是文化的核心要素,或称之为“民族性格”。

闽南文化在其浅层心态文化层面有着丰富的内涵,如包含了俗语、谚语、掌故、传说等等的口传文学,包含了戏曲、音

乐、曲艺、舞蹈、美术等等的民间艺术,以及民间医药等等。

作为中华文化子系统,闽南文化的核心要素,就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要素。闽南人在承继以纲常观念为基干的传统伦理道德方面是极其认真和彻底的。与此同时,同广东人、潮汕人一样,面对大海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悠久的远洋通商传统,使得闽南人的思想性格较之长江、黄河中、上游的族群,更具开放性。

综上所述,闽南文化的内涵,大致包括如下九个方面:

闽南方言、闽南物质生活文化、闽南民俗、闽南民间信仰、闽南口传文学、闽南民间艺术、闽南民间工艺、闽南民间医药和闽南人的思想性格特征。

在简要了解闽南文化的历史和内涵之后,相信读者都会同我们一样,感慨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感慨作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的闽南文化风韵独具、绵延四海,成为大陆与台湾、与东南亚华族不可分割的精神纽带。同时也会承认,过去我们对闽南文化的关注、了解和研究,实在是太少了。当然,无论漳、泉、厦或是台湾、东南亚,都有许多先贤致力于闽南文化的资料搜集与研究,并做出了杰出的成绩。如谢云声先生的民谣、民俗研究,如泉州历史文化的研究,如台湾林再复的《闽南人》,如新加坡博物馆对华族历史的研究等等。然而从文化学的角度,观照整个文化区域,全面、完整、深入地对闽南文化展开研究,以期建立闽南学的理论架构,却还在期望之中。

而厦门,从地理上看,位于闽南的漳、泉、厦金三角和闽南、台湾、东南亚这个大三角的交汇点;从历史上看,乃是闽南人过台湾、下南洋的出发地和返乡祭祖的归航处;从现实

上看,厦门特区已成为闽南乃至福建的经济龙头,又是对台、对外的经贸交流热点,其成为闽南文化区域的枢纽和中心,具有充分的条件和可能。厦门市政协正是据此建言,而市政府则果断决策,于1998年批准成立“闽南文化研究所”,使这一工作终于结束了游兵散勇各自为战的游击状态,而有了“正规军”。这不仅是厦门人的幸事,也是所有闽南人的幸事。

当然,一切研究从资料开始。我们一方面着手展开全区域的田野调查,一方面着手广泛征集相关资料。其中重要的资料拟刊印或重版,以期有更多的同志关注这项工作或利用

这些资料展开研究。因此有了这套《闽南文化资料丛书》。因为我们非常清楚,闽南文化的研究,非我们所独专。这是一项需要无数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努力,需要所有闽南人共同关注的事业。

作为闽南文化研究所,我们充分意识到这一历史责任的重量,惟有奋不顾身又战战兢兢去努力。

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所

1999年9月9日

重印《渡江书十五音》序

自20世纪90年代始,闽南文化的研究正逐渐为人们所重视。厦门市不但成立了闽南文化研究所、闽南文化学术研究会,而且各界呼声四起,诸多学者踊跃参与,更同漳、泉州、台多有沟通,年内且将有首届海峡两岸的“闽南文化研讨会”召开。可以大胆预言,21世纪的前十年,闽南文化的研究定将有突破性的进展,甚至有可能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具有完整学科体系的闽南学。

而在闽南文化的研究中,闽南方言的研究是首当其冲的。现代语言学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语言不仅仅是交流信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且是“世界的条理化、组织化、结构化与有序化的呈现。没有这种呈现,世界对人就不存在,就像动物无所谓世界,‘动物世界’只是对人而言的那样”。“语言不仅是一套符号系统,而且也是一套价值系统和意义系统。”^①“恩格斯说:‘语言是从劳动当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惟一正确的解释……’这就是说,并非‘劳动创造语言’,或先有劳动后有语言,而是语言和劳动相辅相成,同生共存,‘语言甚至比物质文化的最低发展还早,在语言这种表达意义的工具形成以前,那些文化发展事实上不见得是一定可能的’。”^②

而“方言可以说是地方文化的最突出的特征,一个地方

的戏剧、曲艺、歌谣、谜语等文艺形式都是以方言作为工具才得以表达的。当然地方文化还包括人情、风俗、习俗、习惯、服饰等方面,这些方面的特征有时候也会反映在方言里。方言研究实在是研究地方文化的一把钥匙”^③。

既然语言是文化创造的基础,方言又是地方文化最突出的特征,因此在闽南文化研究中特别关注闽南方言的研究就是理所当然了。这也是我们重印《渡江书十五音》的原因。

一切研究从资料开始,无论是田野调查资料还是先人文献资料,都是我们所必需的。我们的资料库已初步建立,资料征集正在开展,我们诚挚地期盼有更多的资深人士,同李熙泰先生一样热心献出宝贵的资料。

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所所长 陈 耕

2001年3月30日

注:

① 张汝伦:《文化的语言视界》,载《文化的语言视界》第4页,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② 同注①。

③ 游汝杰、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见上书第92页。

《渡江书十五音》序

来
来

《渡江书》是闽南方言韵书，没有听说有刻本，抄本见于《香林笺校烬余书录》[附]第2页上，原注云：“为闽人方言而

年終日

书影一

渡江書字祖三十字附音十三字
君堅今歸嘉干公乖經官姑嬌雞恭高
皆根姜甘火江無交加譏他朱鎗幾鳩

又附音十三字
歲寡兄雛茅乃菟且雅五姆么鉅共四十三字字母

書影二

君

○ 擲 縮 音而頭 輪 勢女 梅 本懷 擲

○ 邊 分 音山出飛 紛 魚 求 君尊也毛 軍 行 戰 新

禪 欽 各合聯字 哭 宇 碩 然 雙 梧 木起 名水 當 四星

續 也東 芭 草卷 規 視 彈 家 語 意 武 史 始 女 運 始 女

丟 昆 兒 昆 易 弟 亦兄乾 龍 地 蛇 之 鳴 姓 髮 變

現 美 兒 全 銀 長 友 切 銀 廣 國 國 蘭 草

獠 屬 妨 字 珮 也 臨 名 願 髮

作。”也没有听说有其他书目提到本书的。想不到1958年6月27日,李熙泰同学在厦门思明北路旧书摊买到此抄本。全书279页,第一页首题“渡江书”,279页末题“十五音全终”,中缺4页。有几页略有破损,偶缺一二字。

此抄本无序跋，不署编者姓名和年代。闽语韵书常用“十五音”指声母，也常用“十五音”为书名。本书封面和扉页就用“渡江书十五音”为书名，点出这是闽语韵书。当然也可以单说“渡江书”。

本书是闽语韵书，内证很多，只要指出古知彻澄三母读如端透定三母，归到十五音的治他两母就行了。本书第10页群韵治母收曆字，169页江韵他母收窗字，220页己韵去母收齿字，从这三个字的音韵地位，以及其他内证，还可以进一步推定本书是闽南方言韵书。

平常都说闽南话有泉州腔，厦门腔，漳州腔，潮州腔之分。本书 119 页拱韵喜母：“享，泉腔。”129 页罔韵门母：“卜，泉腔。”147 页近韵喜母：“恨，恨心也，泉腔。”201 页提韵语母：“雅，泉腔。”同页暴韵担母：“说，说话，潮腔。”这里的“说”是训读字，本地俗字作“咀”。啞字就是腔字，见本书 148 页、214 页。拿来跟本书卷首“以本啞呼之”对比，似乎本啞指本

书依据的方言，泉腔潮腔并非本书依据的方言。参考《汇音妙悟》(序题嘉庆五年，即公元1808年)明说“悉用泉音”，管部

三影年

第十五音全終

注“漳腔，有音无字。”本书还有一处糖字注“本腔”，现在把有关的音列表如下：

页	韵	治母	他母
62	狂	饴也。	饴，饴也。
249	雄	长，～短。肠，～肚。	糖，同上。糖，饴～。
278	桃	长，～短。肠，肝～。	糖，木咬。
			糖，搥～。传，～子，～孙。

糖字有三个写法四个音。长肠两字是列上备参考的。雄

韵给他两母字全录,其他两韵都是节录。注里竖线代替本字(这里改排~号)。飴就是高粱飴的飴。糖糖就是蔗糖,本书191页寄韵曾母:“樨,可煮糖也。蔗,甘蔗。”糖字狂韵的音是所谓文读,其他两韵的音是白读。樨韵的音注明“本啞”,也许对樨韵的音是受外地影响而言,有待研究。

就今天的方言来说,在厦门漳州之间,本书的音韵系统更接近于厦门。

本书跟其他闽南话韵书，尤其是《雅俗通十五音》的关系，须要仔细对比。现在只指出一点。本书43部，《雅俗通十五音》50部，两书卷首都列有全书韵目。前头25部两书韵目次序完全相同，韵目用字大致相同。本书有上上声无下上声，《雅俗通十五音》下上声跟上上声韵目相同，并云“全韵与上上同”。

《渡江书》编撰年代待考，可以确定的是在《康熙字典》之后。《康熙字典》序题康熙五十五年，即公元1716年。本书34页鬼韵求母云：「[见图版一]」

璩字注“人部隗字”费解。本书依音排列,“人部隗字”说的是依形(部首)排列,并且隗字就在上文。按《康熙字典》午集上玉部璩字注云:

《广韵》同傀，详人部傀字注。

《渡江书》编者据此列字，略去此注首尾六字，留下令人费解的“人部傀字”。我们由此可以推定《渡江书》出于《康熙字典》之后。

傀字《广韵》平声灰韵公回切、贿韵口狠切两见，今据商务印书馆影印宋巾箱本节录这两个音如下：〔见图版二和三〕《广韵》瑰同傀是平声公回切，见母不送气。傀儡的傀是上声

献印证,犹如脚踏实地。早期方言韵书的重要性就在于此。本书多音字多,训读字多,这是闽南话的特点。最引人注意的是几乎每个声韵调组合都有字。43部分七声一共301韵,每韵15个声母,合计4515个音,有音无字的极少。125页高韵缺少相连的“治波他曾人时英”七母字,这里的常用字很多,例如治母的多字刀字,显然是抄写遗漏。此外30页级韵无门母字,124页局韵无边母字,157页感韵无人母字,252页茅韵无出喜两母字,254页乃韵无去母字(也许是第6行头上漏抄声母去字),考虑到164页瓜韵出母补在喜母之后,193页极韵时母补在喜母之后(194页),253页貌韵喜母补在下一韵韵目之下,271页喻韵出喜两母补在书眉,缺字可能是漏抄。单字音超过4500,不免令人设想,本书除记录“本腔”外,还用其他方言和字书补充。现在只举最明显的例子。

上文已提到泉腔潮腔。41 页嘉韵边母, 105 页叫韵喜母, 184 页皎韵治母都引“官音”。官音就是官话的音。228 页技韵语母有两个字注云“未详”。[见图版四]

这两个注“未详”的字分别见于《康熙字典》辰集中木部，未集上米部，注都引《字汇》云“音义未详”。《字汇》两字注相同，都是“见扬子云《蜀都赋》，音义未详”。“音义未详”是说读音和意义都不知道。编者一时疏忽，以为“音义”是直音，说这两字的音都和“义”字相同，“未详”是说意义不知道。因此把这两字都列于技韵字母“义”字之下，注云“未详”。

240 页寡韵柳母，“𡩋，义阙”。《康熙字典》备考木部此字注云：“《字汇补》拿上声。”《字汇补》木部注云：“乃寡切，拿上声。”本书的音也是折合出来的。

165 页回韵曾母，“纸，文房四宝。入，贝彙篇”。按《大广

图版 I

[illegible]

图版二

图版二
傀大兒又美也。或作嵬。
瓊同環。
瑰亦圭異公。回切。十千。
環同瓊。
瓊亦瑰。
瓊石次。
環上聲。
韞說文云韞韞。山崎經云云中曲山有也。又求位切。
懷木如蒙而葉亦實。
如木瓜食之
臍肥臍菜名。
胎兒胎。
蔬牛罪切。
多力又音懷
臍兒胎。
胎兒胎。
蔬牛罪切。

图版三

图版三

𠩺 大頭說文曰頭不實續續鬼
正也韻切五
俗作𠩺 頁首大骨又
子也骨口瓦切
石也

图版四

圖版四

合柯論議
宜上哭也笑也貌也剛強意果裁創裁鼻裁刺裁條裁齊裁由文

○語義文也

口狠切，溪母送气。《渡江书》傀列上声求母(十五音求母不送气，去母送气)下，注云“傀儡，木戏”，又把瓌字列在傀傍之下，实在是个误会。(《渡江书》瓌字注“又笑也”当据《广韵》傀字注作“又美也”。)(《康熙字典》子集中人部傀字下有按语，讨论《字汇》和《正字通》的注音，这里不具引。

方言研究以实地调查为本。方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如有文

益金玉篇》一部第一有“入,竹瓦切”。《康熙字典》子集中人部也引《玉篇》竹瓦切。“贝彙篇”当作“见《玉篇》”。纸字闽南话读[tɕua]。竹瓦切跟纸字同音,可见是根据这个反切的官音折合,竹字折合为曾母;依闽南话折合,竹字就是治母了。

本书卷首“字祖三十字,又附音十三字,共四十三字”,指43个韵部。“以本啞呼之,别为序次如左”,是说列举本啞母个韵部的七个韵母。43部(韵部)共有301韵(韵母)。比方君部有

{君,上平声 滚,上上声 棍,上去声 骨,上入声
{羣,下平声 郡,下去声 滑,下入声

七韵。每个韵依照“柳边求去治波他曾人时英门语出喜”十五音的次序列字。

书中每部开始时列举本韵部七个韵目,不再单列上平声的韵目,只有第1部君字上注明“上平声”,其他42部一律不注“上平声”。每部的上上声至下入声六韵只列本韵韵目,同时注明四声,只有42页绞韵未注“上上声”。

为了阅读查考引用的方便,我们在书前加了个目录。全书韵目用字略有重复,且前后文韵目用字不尽一致。目录里每个韵部头上写明次第,从“壹,貳”至“肆,伍”,每个韵目右侧用阿拉伯数字写明页码。有了次第,“拾官部”跟“叁貳

官部”说起来就有个分别。目录里韵目用字一律以最后见的为准。因此,目录里的韵目跟原书卷首的韵目就略有差别。

此抄本原缺243、245、260、262等页。现根据上下文写出韵目和十五音。将来如有另一本发现,读者可用来补抄成全书。

本书据抄本影印,高度宽度缩至十分之七,不改动原有文字。韵目用字前后文不同不改。42页韵目绞下缺注“上上声”不补。韵目下四声注错的不改。111页计下去声当作上去声。123页共下平声当作下去声,局平入声当作下入声。244页屡上去声当作上上声。有的字显然是读者后加的,删去。如244页用红钢笔注“脱漏啞拈两字”,指原抄本缺243页这两韵。78页第7行解字,112页书眉势字,131页末了趣字,笔迹跟原抄本不同,可能是补抄的,都保留不删。

李熙泰同学建议出版本书。这实在是保存孤本利用古籍的惟一方法。涵芬楼所藏抄本毁为劫灰。此抄本经十年动乱,今日居然出版。故乐为之序。

1987年6月15日

(李荣序在《方言》杂志1988年第1期发表时略有更改,本书重印时根据《方言》修改稿。)

《渡江书十五音》导言

李如龙

张元济先生为商务印书馆珍藏过的秘笈编过《涵芬楼烬余书录》，其中收有“为闽人方言而作”的《渡江书》的书目。热爱乡土文化，潜心研究母语厦门话的李熙泰先生生于1958年购到了此书手抄本，并很快报告了他的老师——语言学家李荣教授。李荣教授独具慧眼，深知此书的重要价值，于30年后的1986年访日本时，得到日本汉学家桥本万太郎教授的赞同，向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申请将该手抄本影印成书^①，赠给国内外同行，得以在学术界流通。这件事于今又过去十几年了。许多学者为此又做过很多研究。考虑到这本钩沉的书至今还没有正式的“名分”，熙泰兄经过争取又把它列入《闽南文化资料丛书》，按原样影印出版。去年我受熙泰兄委托，上北京拜访李荣先生取回抄本书稿，李先生十分高兴，并立即请人把他珍藏的原稿从诸多书箱里找出来，让我带回厦门。为了让年轻的学者知道此书的本来面目和价值所在，熙泰兄又嘱我写一篇导言。遗憾的是20多年来，我一直奔走他乡，于自己的母语无暇深究，对这本书也还来不及过细研读。写在下面的只是我对此书的粗略研究所得，供读者参考一二。

一、《渡江书十五音》是厦门话韵书

李荣先生在东京影印本的序言中说：“就今天的方言来说，在厦门漳州之间，本书的音韵系统更接近于厦门。”后来，台湾学者姚荣松和洪惟仁认为近于漳州音^②。黄典诚先生则说是漳属的长泰音^③，李熙泰则认为主要是厦门音，参杂些海澄的音^④。王顺隆在诸家说法的基础上又作了一番比较，其结论是“仍无法找出完全对应的方言或是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⑤。这里可提出若干根据证明《渡江书十五音》是厦门音的韵书。

《渡江书十五音》(下文简称《渡》)所反映的音系有些是比较接近漳州音的，从现代漳厦音的主要差异看，《渡》的音和二者的关系如下(各地闽南话声类和调类的差别不大，此处只比较韵类)：

	例 字	漳州音	《渡》字组 (拟音)	厦 门 音
1	遇合三 取除区居书区圩	i	朱 u	u
2	假开二 马查家夏爬暑假	ɛ	鸡(白)ɛ (文)a	e a

(续表)

	例	漳州音	《渡》字组 (拟音)	厦门音
3	假合二 花瓜话化	ua ua	瓜(白) (文) ua	ue ua
4	果合一/止开合 二/蟹合三 过水果锅货/ 皮被吹区尾/岁税	ue	藟(白) ue	e
5	山合三、四/ 宕合一 说缺月林缺/郭	ue ⁷	藟 ue ⁷	e ⁷
6	蟹开二/四 鞋街买/ 鸡溪犁蹄替洗	e	鸡 e	ue
7	山合二、四 八钹节	e ⁷	鸡 e ⁷	ue ⁷
8	蟹开三/四 例敝谜制	i	几 i	e
9	山开四 前闲蛩肩	an	经 iŋ	iŋ
10	臻开一、三 根斤均恩勤银近	in	根 in	un
11	山合一三/宕 合一/臻合一、三 爰断饭砖/荒光/村 村门问	uĩ	扛 ŋ	ŋ
12	宕开三(文) (白) 粮羊量墙姜将	iaŋ ɔ̃	姜 iaŋ 轮 iō	ioŋ iũ
13	梗开二三/四 平青病坑更晴冥	ẽ	嬰 ẽ	ĩ

以上所比较的 13 条中,《渡》与今漳州音相合的占 9 条,与厦门音相合只有 4 条,不过这些音类所管的字是各不相同的,很难用这个比例说明,漳腔占绝对优势。

这样的事实未必就说明《渡》不是厦门话的韵书。如果说,《渡》成书的年代厦门话含漳腔成分多,100 多年来许多漳腔成分发生了变化,不也言之成理吗? 恰好这样的假设并不难找到内外证据。

从外部条件说,厦门 100 多年间正值开放为通商口岸成为闽南出洋的大门,人口迅速膨胀,五方杂处的人使现代城市的口音发生急剧的变化。远的有上海的例子,近的有汕头的例子,都有人做过研究了。^⑥

从内部也不难找到证据。请看以下几点:

1. 有些韵类存在大量异读,例如第 12 项文读音 ioŋ 和 iaŋ 就有不少两读音;章、漳、昌、商、伤、相、响、仰、两、长、赏、养、向、将、良、胀、粮、混、常、羊、洋、阳、墙等等。其他条也有类似情况,例如平[pē²~pĩ²](可惜原书此韵缺页,未能全部显示出来)。

2. 漳州话韵书《雅俗通十五音》(下文简称《雅》)的闲韵[āi]上平声求母的“闲”字(应为“间”的错字)下注曰:“厦腔。”这个韵在《雅》排在最后一部,收字很少,可见不是典型的漳州音。在闽南方言中此韵在南安、同安、厦门之间是个大韵,包含山摄开口二、四等字和一些咸摄字。在厦门话只留下个别地名有此读音(厦门火车站附近有“殿前”,原应是店前)。本地音 tãĩ⁵ tsãĩ²,可证明 āi 确是早期厦门音。但是这些山摄字的白读音在现代厦门话里已经变为 iŋ 韵了。在闽南,这类字形成了十分多样的对应:

泉州	同安	厦门(《渡》亦标此音)	漳州(《雅》亦标此音)
先 suĩ	sãĩ ¹	siŋ ¹	san ¹
前 tsuĩ ²	tsãĩ ²	tsiŋ ²	tsan ²
闲 uĩ ²	ãi ²	iŋ ²	an ²
蛩 kuĩ ³	kãĩ ³	kiŋ ³	kan ³

3. 还有些字音也是《渡》和《雅》注音相同而现代厦门音已经变读了的。例如:

的声韵调系统。卢在研制切音字之前曾在新加坡半工半读学校学习英语多年。回国后定居鼓浪屿，教西人学厦语，教华人学英语，并参加翻译英华字典。凭他的水平，所整理的厦门话声韵调系统应是可信的。他还为各音类用罗马字注音，使得我们得到更准确的了解。在《一目了然初阶》中（下文简称《初》），除了有厦门话声韵调，还列有与厦腔有别的泉腔和漳腔的韵母。这就使我们能够切地分析比较当时的漳泉厦的不同读音。

另一个旁证是1894年(光绪20年)刻本《八音定诀》(下文简称《八》)⑧。这是一本为了“商贾之人”便于携带,根据“十五音”韵书“删繁就简”的韵书。每一个有意义的音节只收一二个,三五个字,联成双音词,分韵后按声母分行,每行再按声调分8个横行排列。

相对而言,这两个旁证中前者更为重要。因为它所整理的音系和现代厦门音更接近。就若干漳泉厦不同的语音特征列表作一番比较,其间的关系就清楚了。

	《波》	《初》	《八》	今厦门音	备注
①恩斤读 an	×读 in	×读 un	×读 un	un	《汇》为恩韵
②曾庚读 əŋ	×读 in, ɛ̃	×读 iŋ	×读 iŋ	iŋ	《汇》为生韵
③家渣读 ɛ(白)	×	×读 e	×读 e	e	《雅》为家韵
④饭问读 ũ	×读 ŋ	×读 ŋ	×读 ŋ	ŋ	《雅》为浑韵
⑤风的白读 uaŋ	×读 əŋ	×(认为泉音)	×	əŋ	《汇》为风韵
⑥齐梳白读 e	✓鸡韵	×读 ue	多两读 e, ue	ue	泉音同厦
⑦皮嫌读 ue	✓鸡韵	×读 e	多两读 ue, e	e	泉音为 ə

起通	字	耳	母	奶	卜
时级	人技	喜技	门果	柳婆	门郭
人急	人具	喜具	门果	柳更	门郭
dzip ⁷	dzi ⁶	hi ⁶	bo ³	ne ¹	bue ⁷⁷
tsip ⁷	li ⁶	hi ⁶	bu ³	ni ¹	be ⁷⁷
旧厦门音					
会厦门音					

4. 此外,还可找到一些《渡》的读音和现代厦门音相同而和《雅》及现代漳州话不同的字音:

孙,《渡》作时扛切,音 sŋ,注:“姓也。”从魂韵白读(村 ts'un¹—ts'ŋ¹)。今厦门音同此。《雅》作时捍切,音 su¹。今泉州各县均读文读 sun¹。厦门话说 sun^{te} 是“孙子”的意思,熙秦兄说,从文读音是为了避免被人呼叫“儿孙”。

阮、《渡》作英管切，音 ŋ³，注：“姓也。”从阮韵白读（晚 buan³—bŋ³）。今厦门音同此。《雅》作英挥切，音 uī³。泉州读同文读，念 guan³，《汇音妙悟》（下文简称《汇》）语川切，上上调。

传,《渡》作他桃切,音t'ɿ²,注:“~子~孙。”《雅》在他褥下平声,音t'ũ,注:“~法,~道。”泉州音 tuan²~t'uan²。

舐，《渡》作曾莅切，音 tsi⁶，《雅》作曾已切，音 tsi⁶，泉属各地亦无鼻化之音，读为 tsi⁶，今厦门话老派还偶尔可听到 tsi⁶。

除了以上内证,还有两个重要的旁证。

一是1892年出版的厦门人卢懋章所著《一目了然初阶》。^⑦卢懋章是晚清切音字运动的先驱，第一个提出用“切音新字”拼写汉语(包括各种方言)的方案。为了把他的这一套方案用于拼写“厦腔”，他参考“十五音”整理了当时厦门音

⑧枪读iaŋ	✓姜韵	×读ioŋ定为厦音	×读ioŋ	ioŋ(个别字iaŋ)	泉音同厦
⑨平青白读ē	✓更韵	×读ī	×读ī	ī	漳音ē
⑩去猪读u	×读i	×(认为泉音)	✓书韵u	i	泉音u
⑪过说白读a, aʰ	×读ue, ueʰ	×(认为泉音)	✓飞韵a, aʰ	e, eʰ	泉音a, aʰ
⑫梅读æ	×读ue	×(认为泉音)	✓梅韵æ	uī	旧泉音æ
⑬万平高读ai/uaī	×(未收)	✓(认为厦音)	×(未收)	ai/uaī	厦音
⑭要白读e	×(未收)	✓(认为厦音)	×读ī	ē	漳音同厦
⑮参入读am	✓熨韵	✓参韵	×读im	ɔŋ	漳音

*: 高为训练音。

上列15条有代表性的字音特征中,①~⑤是漳泉腔,三书都未收。这说明它们的音系都是以厦腔为主体的。⑥~⑨说明《渡》近漳腔,《八》与今厦音同泉腔。⑩~⑪说明《八》音近泉腔,今厦音同漳腔。⑫是今厦门音与今泉州音同而与古泉州音异。⑬~⑮说明厦音异于漳泉腔,其中⑮旧厦音与漳音同,今又变。除此之外,《初》音与现代厦音无一不合。卢慧章先生“无意插柳成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而可靠的100多年前的厦门音系。

事实上,虽然《渡》较多漳腔成分,《八》较多泉腔成分,但两者都有不少异读是漳泉腔两兼的。例如上文已经提过,《渡》将,昌等常常ioŋ~iaŋ异读并存;又平:pē²~pī²。而《八》的漳泉腔异读并存则更多,如飞:pə¹~pe¹,皮:p'a²~p'ue²。

此外,《渡》和《八》还有一些市郊的音。例如一些鱼韵字在《渡》只读u韵,而《八》除了分别读为i/u之外还都读为u

韵。如:

箸:《渡》治自切,《八》地须下去,均音tu⁶。
去:《渡》去注切,《八》去须上去,均音k'u⁵。
猪:《渡》治朱切,《八》地须上平,均音tu¹。
汝:《渡》柳主切,lu³。

鱼韵字读u见于厦门岛对岸的海沧、杏林一带的郊区,《雅》也收了这些字,读为u韵的音,并注明为“海腔”,如筋,他裾切,读t'u⁵“海腔”。去,去裾切,读k'u⁵“海腔”。这里的“海腔”可能指“海口腔”,即海澄、海沧一带九龙江的出海口的口音。

又如模韵字《八》有读为烧韵io的:虎,喜烧上上:hio³。哺,边烧下上:pio⁶。步,边烧下去:pio⁶。宕摄字不少《八》、《渡》都读为ɔ韵的(反切不再罗列)。如扛、糠、汤、仓、床、霜、方(文读)等等(《渡》字数更多),io,ɔ的读法今音完整地保留在长泰县方言中,但在距长泰不远处的杏林海沧一带也偶有所闻。

这些情况说明,《渡》和《八》都确实是早期厦门话韵书,反映的是100年前的厦门旧音,当时的厦门因为是五方杂处的新城市,难免有诸多异读。后来有些比较特殊的音读就只保留在乡音中,在城里,这些音则被冲刷掉了。有的学者说《渡》是长泰音,实是一种误解。至于同是厦门话韵书,何以《渡》近漳腔,《八》近泉腔,这可能因为编者出生于不同地方,母语有别;也可能因时代先后口音有变。由于二书的作者和年代都全无所考,所以只能根据其他有关材料作某些推测。

二、《渡江书十五音》的来历

先把《渡》、《八》、《初》及《雅》和《汇》的韵目及有关标音